

创美文学馆  
世界经典名著



最优秀的精神读本，最浪漫的抒情诗歌

用美的形式表现永恒的题材

以独特的魅力和音乐性征服世人

再现俄罗斯古典浪漫诗歌的黄金时代

# 费特抒情诗选

[俄] 费特 著 曾思艺 译

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 费特抒情诗选

[俄罗斯] 费特 著 曾思艺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费特抒情诗选 / (俄罗斯) 费特著 ; 曾思艺译. --  
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1

ISBN 978-7-5057-3279-7

I . ①费… II . ①费… ②曾… III . ①抒情诗 – 诗集  
– 俄罗斯 – 近代 IV . ①I512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4765号

书名	费特抒情诗选
著者	[俄罗斯] 费特
译者	曾思艺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9 × 1194 毫米 32开
	8.25印张 276千字
版次	2014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279-7
定价	25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	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	

## 译者序

### 用美的形式表现永恒的题材 ——试论费特的抒情诗

费特（1820—1892）是俄国19世纪一位著名的天才诗人，是纯艺术派（又称“唯美派”）的代表人物。他出生于俄罗斯中部的“诗人之乡”奥尔洛夫省，184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，此后长期在军队供职，晚年生活于自己的庄园斯捷潘诺夫卡，从事农业、翻译及诗歌创作等活动。费特的一生经历颇为平凡，文学事业也颇为顺利。只有两件事使他一辈子耿耿于怀。

费特的母亲是德国人，在怀上费特后，跟随费特后来的养父宪欣私奔到俄国，费特出生时，其父母尚未举行婚礼。因此，到费特十四岁时，教会出来干涉，不允许他用父姓宪欣，而须改用母亲前夫的姓费特。这件事使诗人大为恼火。直到晚年，诗人名声大噪，才得以复姓宪欣，而众所周知的费特则作为笔名，继续使用。

费特青年时代在赫尔松省军队服务时，曾经与一位家境贫寒的小地主之女玛丽亚·拉兹契倾心相爱。拉兹契年轻美丽，举止端庄，生性拘谨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能出色地演奏乐器，还能很好地鉴赏诗歌。她被费特的诗歌深深吸引住了，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。费特也狂热地爱上了这位理解他并高度评价自己诗歌的女性。他们的恋

情持续了将近两年（1849—1850），但后来费特明确表示无法与她结婚（由于社会地位悬殊——费特出身贵族——他之所以一直想复姓宪欣，除对养父感情较深外，贵族地位和财产也是原因之一，而拉兹契则出身寒门——及其他原因）。就在他拒绝后不久，正当青春妙龄的拉兹契突然死于一场火灾（一说系自焚）。诗人得知后认定是自己一时糊涂造成了拉兹契的悲剧，因此悔恨交加，创巨痛深，并且一辈子刻骨铭心，念念不忘拉兹契的爱，一再写诗表白自己对拉兹契的爱及悔恨之情，直到临死前还写诗表示对拉兹契的怀念。

费特在40年代初即开始发表诗作，创作生涯长达五十年左右，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文学遗产，光是抒情诗就多达八百余首（加上长诗、叙事诗、译诗，多达八百五十余首）。费特的诗在他生前就已得到一批文学家、批评家的高度评价。别林斯基早在1843年就指出：“在莫斯科所有的诗人中，费特先生是最有才气的。”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费特“有很多短诗，写得很可爱。谁若是不喜欢他，谁就没有诗歌的感觉”。杜勃罗留波夫则认为他“善于捕捉寂静的大自然的瞬息间的变化，善于真实地表现大自然给人的朦胧的、微妙的印象”。谢德林称赞费特的“大多数诗篇新颖别致，而浪漫曲几乎盛行全俄”，涅克拉索夫则指出：“普希金之后的俄罗斯诗人之中，还没有哪一位像费特先生这样给人以如此之多的诗意的享受。”列夫·托尔斯泰是费特的至交及其诗歌的爱好者，他们保持了长达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。托尔斯泰盛赞费特才智过人，感谢费特为自己提供了精神食粮，并指出：“我不知道有比你更新、更强的人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相互爱慕，因为我们都是像你所说的用心灵来思考的”，甚至在给鲍特金的信中称：“这样大胆而奇妙的抒情笔法，只能属于伟大的诗人，这个好心肠的胖军官从哪儿来的这种本领呢？”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丘特切夫等对费特的诗歌也评价很高。

但与此同时，也不时飞来一些斥责乃至诋毁之声，这一是由于

费特那不讨人喜欢的个性，二是由于他那唯美的艺术观及某些政治见解，三是由于他创作题材较为狭窄。

象征派兴起后，把费特和丘特切夫奉为自己的先驱，受到他们较大的影响。20世纪中期的苏联，尽管人们对费特的评价毁誉参半，但费特的影响不容忽视，著名的“静派”（一译“悄声细语派”）诗歌，更是深受费特的影响。时至今日，费特在俄国已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人们公认：“俄罗斯诗歌有过黄金时代，它是由普希金、丘特切夫、莱蒙托夫、巴拉丁斯基、费特等等诗人的名字来标志的。有过白银时代——这就是勃洛克、安年斯基、叶赛宁、古米廖夫、别雷、勃留索夫等等诗人的时代。”<sup>①</sup>俄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科日诺夫更具体地指出：“诗人的荣誉是件非常复杂的东西。比方说，普希金在其创作的前半期里是受到异常广泛的推崇的，那时他跟十二月党人有所交往。但一旦普希金上升到世界诗坛的高峰时，他却失却了‘普及性’。至于巴拉丁斯基、丘特切夫和费特等一些卓越诗人，他们是在去世之后过了许多年才真正被人承认为伟大诗人，与普希金并立而无愧。”<sup>②</sup>

由于多方面原因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对费特介绍甚少。近十几年来，才把费特列为与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丘特切夫齐名的大诗人。然而，我国翻译界尤其是学术界，至今对费特诗歌的翻译、研究还不够深入，尽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致大海——俄国五大诗人诗选》一书已把费特列入五大诗人之一，徐稚芳先生的《俄罗斯诗歌史》、朱宪生先生的《俄罗斯抒情诗史》也对费特作专章专节的介绍，但费特的诗歌至今只有一个单行译本——《费特诗选》

---

<sup>①</sup> 瓦·科日诺夫：《俄罗斯诗歌：昨天·今天·明天》，张耳节译，载《外国文学动态》1994年第5期。

<sup>②</sup> 瓦·科日诺夫：《俄罗斯诗歌：昨天·今天·明天》，张耳节译，载《外国文学动态》1994年第5期。

(张草幼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97年)，收费特抒情诗一百零七首，仅占其八百多首抒情诗的八分之一，对费特的研究也还刚刚起步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。本文拟对费特的诗歌内容及艺术特征进行初步探索，以期抛砖引玉，为促进费特的诗的翻译和研究稍尽绵薄之力。

费特是俄国诗坛“纯艺术派”的代表人物，他在论文学的一些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唯美观点。他认为：“对艺术家来说事物只有一个方面：即它们的美才是珍贵的”，并声称：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，艺术能对美以外的什么事物感兴趣”，甚至在爱情中他也宣称：“每当面对你浅笑盈盈，/每当触到你目光如醉，/我就把爱情的歌儿唱颂，/不是为你，而是为你那迷人的美”，进而得出结论：“只有歌才需要美，/而美却无须歌”（《每当面对你浅笑盈盈》）。他赞颂金刚石，只是因为金刚石是“永恒之纯美的忠诚卫士”（《金刚石》）；他陶醉于自然界那多彩多姿的瞬间美，也往往是希望自己能“紧紧依偎那一幕幕美的幻象”（《沿着春天牧场的草地》）。

综观费特诗集，费特所追求的美不是别的，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份灵气和诗意，它与人生、人性、心灵、自然、爱情、艺术等等紧密相连，具有较为深厚的情感内容和比较高尚的道德内涵；纯洁健康，能给人以诗意的美的享受，能净化人的心灵，陶冶人的情操，应充分肯定，不能因题材狭窄而偏颇地加以否定。费特诗歌中美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自然、爱情、人生、艺术。这些，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能够体现永恒的人性。费特曾宣称：“人，虽然生死有期，/人性，却亘古不变！”（《整个大千世界……》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他在诗中一再歌颂自然、爱情、人生、艺术，反映并探索亘古不变的人性，从而使其诗大体可以此分为自然诗、爱情诗、人生诗（哲理诗）、艺术诗四大类。

一、自然诗。这是费特诗中比重最大的一类诗，也是其成就最

高的一类诗。苏联著名诗人马尔夏克对费特的自然诗十分倾倒，他认为费特笔下的自然景物，就像刚刚被发现那样新颖别致，他指出：“费特能够聪颖、直接、敏锐地领悟自然界的奥妙”，并称：“费特的抒情诗已进入了俄国的大自然，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”纵观费特的自然诗，大约有如下特点。

一是组诗化。费特描写大自然的面非常广泛，作品也非常多，远远超过了此前或此后的诗人，而且，他这些描写大自然的诗，往往按照所描写的对象，划分成各种大型组诗，如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雪》、《海》、《黄昏和黑夜》等，每一组诗中均为同一题材的不同变奏（不同时候不同特征的表现），从而形成其自然诗鲜明突出的组诗化特征，而这也是此前或此后一般诗人创作中极其罕见的。

二是运动化。在费特的笔下，大自然的一切：花草虫鱼，烟石云霞，春夏秋冬，白天黑夜，无不获得生动的生命。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他经常以拟人的手法描写大自然，使大自然的一切获得生命，如《第一朵铃兰》：

啊，第一朵铃兰！白雪蔽野，/你就已祈求灿烂的阳光；/什么样童贞的欣悦，/在你馥郁的纯洁里深藏！//初春的第一缕阳光多么鲜丽！/什么样的美梦将随之降临！/你是多么令人心醉神迷，/你，燃起遐思的春之礼品！//仿佛少女平生的第一次叹息，——/为了她自己也说不清的事情，——/羞怯的叹息芳香四溢：/抒发青春那过剩的生命。

全诗把铃兰拟人化，让她拥有“童贞的欣悦”，并“祈求灿烂的阳光”，这种把自然物拟人化是泛神论影响的结果。第二，费特喜欢也善于捕捉并描绘大自然的运动。他善于把握自然在黎明、黄昏等

时候的细微变化，如《黎明》：

从黑夜的前额， / 柔软的烟雾轻盈地降落； / 一条阴影  
从茫茫田原 / 蜷缩到附近的房舍下面； / 燃烧起一片亮丽的  
渴望， / 朝霞却羞羞答答不肯亮相； / 冰凉， 明亮， 银白，  
/ 鸟儿把双翅抖开； / 太阳虽不曾升起， / 心里却早已幸福  
盈溢。

费特也善于描写季节交替时大自然万物的特征，如《春天那芬芳撩人的愉悦》：

春天那芬芳撩人的愉悦， / 还没有降临到人间大地。 /  
山谷里仍铺满皑皑白雪， / 一辆大马车， 碾过冰屑， / 车声  
辚辚， 沐浴着晨曦。 // 直到中午才感觉到艳阳送暖， / 菩  
提树梢头一片胭红， / 白桦林点点嫩黄轻染， / 夜莺， 还只  
敢 / 在醋栗丛中轻唱低鸣。 // 翩翩飞回的鹤群， 双翅 / 捎  
来了春的喜讯， / 草原美人儿亭亭玉立， / 凝望着渐渐远去  
的鹤翼， / 脍颊挂着冷紫的红晕。

三是意境化。费特是富有东方尤其是中国诗歌神韵的罕见的俄国诗人，其诗极富意境美。大自然的一切，被其妙笔摄来，构成了优美的意境。可以说，他使笔下的大自然完全意境化了。意境化的方式主要有：或情景交融、化景为情，或意象并置、画面组接（详见后）；或善于捕捉自然中为人所习见而未被注意的美和诗意，并以轻柔、优美的笔调描绘出来，如《夏日的黄昏明丽而宁静》：

夏日的黄昏明丽而宁静， / 看， 杨柳是怎样睡意沉沉；

/ 西边的天空白里透红， / 河湾的碧流波光粼粼。 // 微风沿着树梢轻快滑移， / 滑过一个又一个树顶， / 你可听见峡谷里声声长嘶？ / 那是马群在振蹄奔腾。

费特更善于描绘大自然的各种色彩和不同声音，并以这些声光色影构成美妙的画面，展示优美和谐的意境，如《傍晚》：

明亮的河面上水流淙淙， / 幽暗的草地上车铃叮当， / 寂静的树林上雷声隆隆， / 对面的河岸闪出了亮光。 // 遥远的地方朦胧一片， / 河流弯弯曲曲向西天奔驰， / 晚霞燃烧成金色的花边， / 又像轻烟一样四散飘去。 // 小丘上时而潮湿，时而闷热， / 白昼的叹息已融入夜的呼吸， —— / 但仿若蓝幽幽、绿莹莹的灯火， / 远处的电光清晰地闪烁在天际。

这里有颜色：碧水、青草、红霞、金边、蓝光、绿闪，可谓色彩纷呈；这里有声音：水流“淙淙”、车铃“叮当”、雷声“隆隆”，还有白昼的“叹息”和夜的“呼吸”……称得上众声齐发。这一切，构成傍晚美妙的画面，展示了一个静谧的境界。费特尤其喜欢描写夜，并且往往采用以动写静的方法，营造夜的柔美宁静的意境，如《湖已沉睡》：

湖已沉睡；青黛的森林一片寂静； / 一条雪白的美人鱼飘然悠悠出游； / 好像一只小天鹅，月儿划过天穹； / 向着自己那水中的倒影不时凝眸。 // 渔人们酣睡在昏昏欲睡的灯火旁； / 淡白的船帆未曾漾起一丝皱褶； / 芦苇边时有肥大的鲤鱼哗啦击浪， / 荡起大圈的涟漪在水面层层远播。

// 多么静谧……我听得清每一种声响；/ 但它们并未打破夜的沉寂，——/ 让夜莺的啼转热烈而嘹亮，/ 美人鱼把水草轻摇成一段韵律。

美人鱼的出游、摇动水草，鲤鱼的哗啦击浪，夜莺的啼转，更显出无风的夜（“船帆未曾漾起一丝皱褶”）的沉寂，其艺术效果近似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名句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。

二、爱情诗。爱情诗和自然诗在费特的整个创作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，最能体现诗人的个性及创作特色。费特认为爱情“永远是诗歌构思的种子和中心”，再加上对拉兹契的爱情与怀念之情，他一辈子都未曾中断爱情诗的创作。其爱情诗大约有如下特色。

其一，抽象性。费特创作爱情诗，往往去掉爱情的个性特点，并且描写了爱之旅的各个环节，这使其爱情诗极具抽象性，又富有普遍性。费特继承了普希金《致凯恩》等爱情诗的优良传统，往往只写爱情本身，而少对所爱对象形貌的具体描绘，并且像丘特切夫早期写自然诗一样，大多省略爱情产生的具体时间和特定地点，也不注意抒情主人公“我”的个性特点和心理活动。这样，他的爱情诗便能集中笔墨只写抽取出来的爱情本身，从而使这种纯真的爱情具有普遍性。如《多么幸福：又是深夜，又是我俩》：

多么幸福：又是深夜，又是我俩！/ 河流似镜，辉映着璀璨群星；/ 而那儿……你抬头看看吧，/ 天空多么深湛，又多么纯净！// 啊，叫我疯子吧！随你叫什么都行，/ 此时此刻，我的理智已如此脆弱，/ 爱情的洪流在我心中澎湃汹涌，/ 我无法沉默，不能也不愿沉默！// 我痛苦，我痴迷：爱之深苦之极，/ 哦，听我说，理解我，我已无法掩饰激情，/ 我要向你表白：我爱你，——/ 只有你才能

完全占据我的心灵。

这里，只有较为抽象的爱情本身，而我们从其中感觉到自己青春时的爱情——深深爱一个人，而一直难以表白，在长久的痛苦折磨中，终于不顾一切地向对方表白！类似的诗还有《浪漫曲》等。

其二，爱情之旅。费特的爱情诗从青年一直写到晚年，尤其是对拉兹契的爱情终生不变，直到临死前不久还为她写诗。因而，他的爱情诗，既有难忘的初恋，也有最后的爱情；既有热恋的欢欣与柔情，也有深深的悔恨与苦闷，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人生的爱情之旅，几乎每一个年龄层次的读者，都能在其中体会到自己所曾经历的情感。在这里，有尚处于进入初恋前心灵微妙阶段的《柳树》：

让我们坐在这柳树下憩息， / 看，树洞四周的树皮， /  
弯曲成多么奇妙的图案！ / 而在柳树的清荫里， / 一股金色  
水流如颤动的玻璃， / 闪烁成美妙绝伦的奇观！ // 柔嫩多  
汁的柳树枝条， / 在水面弯曲成弧线道道， / 仿如绿莹莹的  
一泓飞瀑， / 细细树叶就像尖针脚， / 争先恐后，活泼轻  
俏， / 在水面上划出道道纹路。 // 我以嫉妒的眼睛， / 凝视  
这柳树下的明镜， / 捕捉到心中那亲爱的容颜…… / 你那高  
傲的眼神柔和如梦…… / 我浑身颤栗，但又欢乐融融， / 我  
看见你也在水里发颤。

这里，有刚刚进入初恋的爱情游戏《花语》：

我这束鲜花露珠闪闪， / 我的哈里发仿若宝石一样；  
/ 我早已想和你倾心交谈 / 用这齿颊留香的诗行。 // 每一  
朵鲜花都是一个暗语， —— / 我的表白请你用心领悟； / 或

许，这一整束花儿 / 将为我们开辟一条幽会的通途。

这里，有初恋中朦胧而纯洁的欲求——《人们已入睡……》：

人们已入睡；我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走到绿树荫浓的花园。/ 人们已入睡；只有一颗孤星在把我们偷看。/ 甚至它也看不见我们，它已躲入繁枝密叶中，/ 没有谁听见我们——能听见的只有夜莺……/ 甚至夜莺也听不见我们——它正歌声悠悠，/ 也许能听见我们的只有心灵和双手：/ 心灵听见，大地是多么心满意足，/ 我们给这儿带来了何等的幸福；/ 手儿听见，心灵正在窃窃诉说，/ 一种陌生的东西在其中闪亮哆嗦，/ 从这里有什么在剧烈地震荡，/ 情不自禁地从一个肩膀低垂向另一肩膀……

这里，也有初涉爱河的陶醉，如《我来这里把你探望》：

我来这里把你探望，/ 告诉你旭日已经升起，/ 它那暖洋洋的金光，/ 在一片片绿叶上嬉戏。// 告诉你森林已经苏醒，/ 浑身焕发着初醒的活力，/ 百柯齐颤，万鸟争鸣，/ 一切都洋溢着盎然的春意。// 告诉你，我又来到这里，/ 满怀昨天一样的深情，/ 心魂依旧在幸福里沉迷，/ 随时准备向你奉献至诚。// 告诉你，无论我在什么处所，/ 欢乐总从四方向我飘然吹拂，/ 我还不知道应歌唱什么——/ 可歌儿早已从心底里飞出。

这里，还有进入热恋唯恐失去爱情，转而要求恋人在感情上与自己更心心相印的《请不要离开我》：

请不要离开我， / 我的朋友， 和我在一起！ / 请不要  
离开我， / 和你在一起， 我快乐无比！ // 我们应更加心心  
相印， —— / 我们总不能两心如一， / 我俩的相爱相亲， /  
总不能更纯真， 更动人， 更深挚！ // 哪怕你在我面前静  
立， / 头儿低垂， 愁眉深锁， / 和你在一起， 我仍然快乐无  
比， / 请不要离开我！

以及热恋中的纯真举动：“我们手儿紧握， 眼里光彩熠熠， 时而  
声声叹息， 时而喜笑盈盈， / 嘴里尽是些无关紧要的傻言傻语， / 但  
我们四周响彻了激情的回声”（《当我幻想回到往昔的良辰》）。更有热恋中的迷醉，如《白天和黑夜》：

对于我黑夜是多么亲切，在幽幽黑暗中， / 我臂弯里  
的你欣喜若狂， 醉意醺醺， / 柔情脉脉地把火热的面颊向  
我挨拢， / 用你的樱唇寻找着我的嘴唇！ // 而我， 随兴所  
致地用手触摸 / 你的酥胸和它那甜蜜的激动； / 但垂靠我  
胸前的你白天却闪闪躲躲， / 在阵阵热吻中双颊火红——//  
白天对于我更加亲切……

由于拉兹契的爱情悲剧，费特也写了不少关于爱的不幸的诗。  
他写过一厢情愿的无望的爱，如《无须躲避……》：

无须躲避我， 我不会用滚滚泪珠， / 也不会用隐藏着  
痛苦的心哀求你， / 我只想让自己的忧愁从心里流出， / 我  
只想再一次对你说：“我爱你！” // 我只想迅飞疾驰来到你  
身边， / 就像在浩瀚海面奔驰的波浪， / 去亲吻那冷冰冰的

花岗岩， / 吻一吻——然后就死亡。

也写过爱情产生阴影的时候，如《在树林中……》：

在树林中，在荒野里， / 午夜的暴风雪吵吵嚷嚷， / 我和她坐着，相互偎依， / 枯枝在火焰里吱吱作响。 // 我们两人的巨大身影， / 躺卧在红红的地板， / 我们心中迸不出一星激情， / 没有什么能驱散这一份黑暗！ // 屋外，白桦林在哗啦啦， / 乌青的云杉枝啪啪直响…… / 哦，我的朋友，你怎么啦？ / 我早已知道，我是何症状！

写得更多的是失去爱情的悔恨与痛苦，这占据了费特此类爱情诗的多数，如《一扎旧信》：

久已遗忘的旧信，蒙上了一层细尘， / 我眼前又浮现出了那珍藏心底的笑靥， / 在这心灵万分痛苦的时分， / 倏然复活了久已失却的一切。 // 眼里燃烧着羞愧的火焰，又一次 / 面对这无尽的信任、希望和爱情， / 看着这些充满肺腑之言的褪色字迹， / 我热血沸腾，双颊火红。 // 我心灵的阳春和严冬的见证人， / 在无言的你们面前，我确有罪过。 / 你们依然如此亮丽、圣洁、青春， / 一如我们分手的可怕时刻。 // 而我竟听信那背叛的声音， / 似乎在爱情之外还有别的幸福！ —— / 我粗暴地推开了写下你们的人， / 我为自己判决了永久的离分， / 冷酷无情地奔向遥远的道路。 // 为何还像当年那样动情地微笑着， / 紧盯我的双眼，细细倾诉爱情？ / 宽恕一切的声音无法使灵魂复活， / 滚滚热泪也不能把这些字行洗净。

其三，把爱情与自然结合起来写。费特往往把爱情放在自然的背景中加以表现，爱情因美妙的自然更动人，自然因有这爱情更丰富，这样，他的这类诗便既是自然诗，又是爱情诗，独具魅力，分外动人心魄，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，如《在皓月的银辉下》：

让我们一同出去漫行， / 身披这皓月的银辉！ / 那神秘的寂静， / 使心灵久久地迷醉！ // 池塘似钢铁闪着幽光， / 青草痛哭得满脸珠泪， / 磨坊，小河，还有远方， / 全都沐浴着皓月的银辉。 / 我们能不伤感，能不活着， / 面对这迷人心魄的美？ / 让我们悄悄流连不舍， / 身披着皓月的银辉！

同类的诗还有前面所述的《柳树》以及前文引用过的《呢喃的细语，羞怯的呼吸》等。

三、人生诗（或哲理诗）。这类诗可分为两个时期。早期主要试图探寻宇宙与生命的奥秘，思考生命与生命、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这类诗为数极少，而且不够成熟、深沉，也未形成独特的哲学见解。稍好者，如《繁星》：

为什么天空中纷纭的繁星， / 排列成行，静止如棋， / 是因为它们相互尊敬， / 而不是彼此倾轧、攻击？ // 有时一颗火星化作一溜白光， / 向另一颗星疾飞猛冲， / 你便马上知道它即将消亡： / 它已变成陨石——流星！

表达了生命之间应相互敬爱而不能互相倾轧、攻击的哲理。又如《我静静地久久伫立》：

我静静地久久伫立， / 凝望着远空的星星， —— / 透过黑暗，在我和星星之际， / 某种联系悄悄萌生。 // 我沉思……但不知沉思什么， / 神秘的合唱飘入我耳中， / 星星们轻轻地颤动、闪烁， / 从那时起我就迷恋上星星……

描写了人与宇宙的神秘联系，人对宇宙（星空）的关注赢得了宇宙的回应。到了晚年，由于受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哲学的影响（费特曾花了多年时间把叔本华的代表作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精心翻译成俄文出版），费特形成了对世界的悲观看法。他认为人生是悲惨的，现实生活使人痛苦，只有艺术是欢乐的。他不相信科学进步，不相信人的完善。但他又不甘完全听任虚无摆布，他试图进行抗拒。这样，他晚期的人生诗观念上往往有明显的矛盾，展示了诗人悲观而又不愿屈服的复杂心理，风格凝重，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。依据其最重要的观念，费特晚期人生诗可分为以下几类。

第一，关于永恒、死亡。诗人深感人生短暂、自然永恒（如得到托尔斯泰高度赞扬的《五月之夜》），而死亡又时时刻刻威胁着人，因此，他准备向死投降，甚至悲观地认为死才是永恒，如《死》：

“我想活！”他勇敢无畏，声如洪钟， / “哪怕被欺骗！啊，就让我受欺诳！” / 他没有想到，这是瞬刻即化的冰， / 在它下面却是无底的海洋。 // 跑？跑往何处？哪里是真，哪里是假？ / 哪里是双手可以依靠的支撑？ / 不管鲜花烂漫，还是笑满双颊， / 潜伏在它们之下的死总会大获全胜。 // 盲人寻路，却徒劳地凭依 / 瞎眼的领路人导向， / 如果生是上帝喧哗的集市，那么唯有死才是他不朽的殿堂。